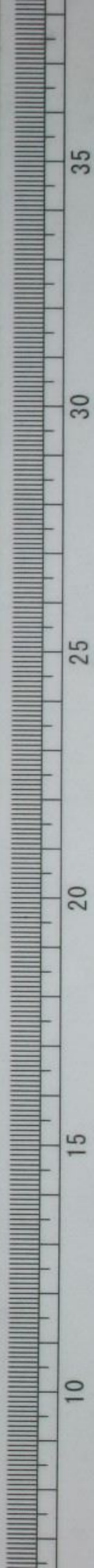


北齊書

四

自卷卅二  
至卷五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6  
4





文庫 11  
D 276  
4

御回泉文庫

010190559829

北齊書  
卷三十二  
陸法和  
印

三月八日入江君  
伴仲光氏表訪

異人也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



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一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王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

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鑱。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受三歸。龜乃入草。初入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



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辭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哀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哀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

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籬在道間。上開一孔。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王上有香火因緣。見王人。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墜其城門。着麤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餼焉。法和



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遙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虚心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虚心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

賜法和錢百萬，犒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件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施散。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二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陽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



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人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勳與社蠡俱為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啟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為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拍膺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鬻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

王僧辯討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啟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為奴婢梁元乃鑱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大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眾又得眾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王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二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啟故遂率其眾鎮嶺南梁元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



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譽。乃爲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欵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霸先旣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師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鑲安都文育。寘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温太

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爲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駟駘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舍人辛慈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卽位。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淝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



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滄、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仗，兼給鏡吹。琳水陸戒嚴，將觀豐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置而不問。

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為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號酌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舍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侯射，徐陵求。



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  
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  
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胃沂州舊族立功代  
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  
實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胥  
之念終遘萑弘之雋洎王業光啟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  
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  
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  
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場早道未  
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  
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  
橫之葬場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

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  
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  
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淝川而建瑩域孫  
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  
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  
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竝為啟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  
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  
數千人場等乃問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  
密送塋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  
尚書事謚曰忠武王塋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  
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斂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  
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任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



王琳生匪惡壯  
淋漓使人想我  
山底之天有風也

雖本圖不遂。鄴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  
徽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徽由此  
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歔流泣。觀  
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  
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  
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終

西川世國  
氏書同甫

三月十二日陰  
寒小雪也

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西川世國  
氏書同甫

蕭明

蕭祇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在其本朝。甚為梁武所  
親愛。少歷顯職。封須陽侯。太清中。以為豫州刺史。梁主既納侯景。  
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  
理。總馭羣帥。指授方略。明渡淮。米幾官軍破之。盡俘其眾。魏帝升  
門樓。親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罪。送於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



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王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至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可遣使諮諭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旨侯及諸人並卽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天保六年梁元爲西魏所滅顯祖詔立明爲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鄴推晉安王方智爲丞相顯祖賜僧辯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上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往復再三陳禍福僧辯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之橫江表危懼僧辯乃啟上黨求納明遣舟艦迎接王饗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歃血載書而盟於是梁與東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

衛送明入建鄴遂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文黑獺賊管等不在赦例以方智爲太傅授王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二息章馳到京都拜謝宮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爲太傅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明會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霸先相抗顯祖遣兵納梁永嘉王蕭莊王梁祀九年二月自溢城濟江三月卽帝位於郢州年號天啟王琳總其軍國追謚明曰閔皇帝明年莊爲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爲侯朝廷許以興復竟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益以嚴切



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鄴。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寇江陵。遂留鄴都。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鄴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沉。有體表。好學。攻草隸。書。南士中。稱為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常有闕。時以為至孝之感服。

關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為江左所稱。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為太學生。龐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曠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頤。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矣。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



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啟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館。禮遇甚優。從祖寒子踐。啟求之才還宅之才。樂石多效。又闕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秘書。轉受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快快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啟之。文宣聞而大悅。特自妻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勅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

逐兔。一人得之。誦人咸息。須定大業。何空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更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卽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跛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緹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恠。之才曰。跛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墓。自斬冢。唯得紫緹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



下系縊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癩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蹙遣騎追之。鍼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又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

卽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閒。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關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一家苦疾。救獲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上為虛。生男。







自之之才自應聲云爲是宋韻爲是韓盧爲是李斯其是爲集守  
又南律李諸於唐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嘗曰生不食之不自平  
耳又曰卿此言於理不存諸道出進才之通途其要尚德上德上曰  
也卷之七也 悅諸書之故德正行是也 卿嘗曰生不食之不自平者  
曰箇人請其氣其外之不自平不爲人所誣此何

之十籙西則王人周對謝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每煥云蘇恣同黃刻婿突策之彈亦繼 沛良映出太常卿 蘇蘇  
具千林字少卿大操同無水千同喚大千與千之本以其無學  
少平精矣其實難收此平八十卒韻同 於公廷尚書軍 蘇曰文則  
文彙求野爲要味士開映之八對其集之本 蘇良所對之對曰故  
亦長翁對林無一人遊海向由何古之本 蘇良所對之對曰故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爲司空侍中愔  
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閤未嘗戲弄六歲學史  
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  
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  
之歔歔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惠從今已  
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  
餘人學庭前有奈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暉  
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  
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

魏世國書  
氏國同出



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愔乃託疾，密舍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喑不語。榮以為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王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

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爾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為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益亦常理。我







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為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孫。兄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迤厄。冒履艱危。一殮之惠。酬答必重。姓名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布瓜。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翹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

為士深。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過李庶。頗以為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愔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為念。愔與尚書右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竝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



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請叨竊恩榮，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舞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季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以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今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為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竝將同

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為忽有此慮？長廣且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勳胃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卽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搏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



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情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官。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陞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

一月二字亦無之

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殺癡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愔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愔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悅。尚陽翟公主甚被待遇。顯祖



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卽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方頭，又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也。以道元勲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卽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愔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弁孫也。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習事。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秘書監，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爲太原公東閣祭酒，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進，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此卷與北史同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讓之 讓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邛

王松年

劉棻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  
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  
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

裴氏河東人也

裴川世圖  
氏唐而中出



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為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諷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曰諷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況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性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自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歔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為黃門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

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欵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歛迹盜賊清靖暮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與父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協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案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呼流涕比為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耶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諷之

諷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襴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諷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諷之及皇甫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



時人語曰。諛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戶曹參軍。諛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諛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諛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諛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諛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諛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之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永昌太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人間無所預代。去日爲吏人所懷。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譙州刺史。卒。構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諧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廬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竝繫獄。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竝髡頭。鞭二百。庶死於



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爾朱榮平元顛賜爵武成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為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為岳所嗟賞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納宴之女為妃令起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陸印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印父子彰交遊嘗謂子彰曰吾以

陸氏業吳人  
善屬文

卿老婢遂出明珠意欲為君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雅摺紳尤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中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印每兼官燕接在帝席賦詩印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印昆季六人竝主所生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王教訓諸子皆稟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天保初常山王薦印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為清都尹辟為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



大兄

文集

不知何處人也

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令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叩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印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印所制。子又嗣襲爵。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為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

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三子邵。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竝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清。逕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碎禕。稱疾不動。五子璿。玘。璞。瑗。瓚。竝有志節。為世



所稱。

此卷要北史同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中鳳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中鳳

三月二十五日晴

邢邵

邢邵字子才。河間鄴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儻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曾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謔倦。方嘗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原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杲。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

名勝

五行具下



雕蟲之美  
紙貴

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隗西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釋巾為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為領軍元叉所禮。叉新除遷尚書令。神雋與陳郡袁翻在席。叉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足使表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表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表。嘗有一貴勝。初受官。大集賓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毋告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啟為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

道鏡

耐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爾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為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曰。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黨敦詩書於。



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磚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臺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頔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世宗幸晉陽路中頗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



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為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旨要。吉凶禮儀。公私詔稟。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政。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為狗所吠。言畢。便撫手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但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怨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為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吊慰。投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文辭雖平大辭大節不端字畫

開畫帶累東吳以毀祖未育也育其三十歲其子世于大寶育  
為之身心辭幹雖甚竟不再哭實容吊塚姓寒而日其高辭畫端  
神采亦京州有楷計云感悉則憂之密寡食隨可謂財又平人士  
不道閑離公事體朴一曰實實容自半事真與其畫養母于然感愛  
嘗內嘗自云嘗畫人內閣為師知言其而無于大矣其子世于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  
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  
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  
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  
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  
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  
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  
收下筆便就不立稟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  
立深奇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救典起居

四月十三日夜開

魏收



注并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  
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悛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  
詣門悛為帝登柝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  
告之悛深憤忌時節閔帝歿令收為詔悛乃宣言收昔秦世出入  
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  
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  
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持孝武嘗六  
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  
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  
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  
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  
軍魏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

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  
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  
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  
神武內有閒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  
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  
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王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  
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隣國所重至  
此梁王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  
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  
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尚  
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貸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  
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舉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



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從叔李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欺忽李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諸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李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共載，非收不可。文襄欲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

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爲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神武人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啟。啟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顯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徃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惜從容曰：我



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惜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辭此。遠近所知。非取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竝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琨。徐陵。侯景。旣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

難有

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遺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朝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知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晉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



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傳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焉。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陸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彼書錄節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

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冢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啟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



魏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總讚稱其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竝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

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聖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以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僚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竝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勝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



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率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率。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全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惜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惜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

為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楊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蓋晞所為。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為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王儉。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為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為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加開府。清河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士專委侍中。高元海。元



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  
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譏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  
構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盡收其見重如此始收與溫子昇邢  
邵猶爲後進邵旣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  
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  
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  
作賦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  
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卽是  
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  
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  
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  
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逮之二邢溫所不逮

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旣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  
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崐崙船至  
得奇貨猥然齎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  
清都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遜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  
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  
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  
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真收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  
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  
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  
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國  
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  
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凡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



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徇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春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嶮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厥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魍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處經術。猷飮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

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趨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或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彘梁。人囚徑廷。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已信。私玉非身寶。過緇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木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楡。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遽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篑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



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權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直者懼其大。道遵則羣謗集。任重而眾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答。如山之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王卽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

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賈王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與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朝收曰。愚魏衰。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



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笊籠着孔嚙玎其辯捷不徇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豕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為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此傳與北史同但不序世家又無論贊疑非正史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終

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終

四月十七日夜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竝追詣晉陽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八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略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

齊辛氏姓道人

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斬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七。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蝠送於建鄴。歷宋齊梁。

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兖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所獎者疎。袁叔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闕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



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瞻有孝行父卒盧於墓側而終文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諡曰孝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始古未有起家負外散騎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

王佐才

千里駒

宣傳

後忽被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即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侍中文遙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多命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朝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



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  
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惟有  
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而已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  
文遙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  
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  
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  
為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  
媿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為  
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  
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符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  
十八人同入開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  
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

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符師風思  
道答云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  
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為清河太守有  
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原人也本名隱避齊廟諱  
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  
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  
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  
為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  
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  
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  
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病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



爲尚書令。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不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祕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卽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卽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

祕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卿。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卽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恩。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爲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旣執朝權。群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常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



常遜言恭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而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群書。善艸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以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崇子慈明。祖珽子君信。竝相繼居中書。

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材最劣。

此卷與北史同



四月十八日午后  
暖甚至二十  
八度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瑜魏鴻臚卿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州主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親簡承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管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通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妳母轉黃門侍

魏書卷之三十九

及古開



侍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進等所為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為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為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

文林館

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為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為西兗州刺史為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井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島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元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井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



逃封李琰裴澤郭遵等爲首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李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大好醫術天休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解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庶十長君尚書右丞兵部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竝流於遠惡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史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越晉陽事敗長君等竝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云

祖珽字季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神情機警詞藻道逸少馳名譽爲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

對策高第

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至遠嫁詩一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乃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姬擲擣蒲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儻爲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遊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雋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自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并爲畫計請糧



之際令子先宣教出粟十車為寮官提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  
受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  
實奉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東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  
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乘  
老馬常稱驢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  
珽卑狎於眾中嘲珽曰卿珽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驢駒  
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  
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寶太后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  
神武不能罪也後為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  
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  
秩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  
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

與籤高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  
珽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其穀倍徵未及科會  
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  
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  
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  
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  
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  
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錠唯與喜  
二錠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  
叔謹李瓌等叔謹以語楊愔愔頓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  
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據法處絞上尋捨之又  
盜官遍略一部事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并與平陽公



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恐是常，但宜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雖嫌其數犯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為割藏，免官。文宣每規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為章武太守。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

郎。數上密啓，為尋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尋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為中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祇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如欲何以克終？士開曰：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



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此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訶謠，若為有識所

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曾，不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曾，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由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



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爲流囚。常刺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遣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宜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帝位者。實猶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報重恩。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陽通密啓。請誅琅邪。其計既行。漸彼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珽

文林館

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寔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察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柵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以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

斛律光傳云  
盲老翁公背上  
下大斧鏡老  
母不得語云



封士讓啓告光友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季卿署名。季卿密告高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季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季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疎。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淮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

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章服。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朝廷。爲致治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劾主書王子冲納賄。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卽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益以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季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



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柏閣。珽故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詰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疑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乃親臨戰。賊先聞其旨。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鎬。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追珽。且戰且守。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珽弟季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竝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季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季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太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少學有辭藻。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史記求見後至韓長... 不肯行長... 令追還... 許人周為容昌... 班受封... 不為制重... 李烈少... 重之對... 未為... 李烈亦... 師之...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尉瑾字安仁。父慶賓。為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取其外生皮氏女。由此擢拜中書舍人。既

尉氏生地

四月十九日午元春而冷



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幾事。頗亦預聞。尋兼右僕射。攝選。未幾卽真病卒。世祖方在三臺飲酒。文遙奏聞。遂命徹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闈門穢雜。爲世所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別之。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卽瞋詈。不可諮承。旣居大選。彌日騎很。子德載嗣。

馮子琮。信都人。北燕王馮跋之後也。父靈紹。度支郎中。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爲肅宗除領軍府法曹。典機密。攝庫部。肅宗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殿中郎。加東宮管記。又奉別詔。令共胡長彘輔導太子。轉庶子。天統元年。世祖禪位後主。世祖御正殿。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世祖在

晉陽。旣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世祖親自巡幸。怪王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世祖稱善。及世祖崩。僕射和士開先恒侍疾。祕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竝祕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意。欲晉建集涼風堂。然後與公詳議。時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先恒居內。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群臣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變成太后干政。說



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即令之任子琮除州非後主本  
意中旨殷勤特給後部鼓吹加兵五十人并聽將物度關至州未  
幾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  
尚書其妻情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  
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俄遷尚書左僕  
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卑辭曲躬事事諮稟  
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內官  
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  
隙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內省絞殺之子琮微有識監  
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爲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  
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日便驗子慈正  
赫連子悅字士欣勃勃之後也魏永安初以軍功濟州別駕及

高祖起義侯景爲刺史景本爾朱心腹子悅勸景起義景從之除  
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答云臨水武安二  
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  
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答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  
潤負公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敕依事施行在郡滿更徵  
爲臨漳令後除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  
加恤隱戶口益增治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  
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後以本官兼吏部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  
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  
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  
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或薦於高祖命其直外兵曹典執文



帳。邕善書計。彊記默識。以幹濟見知。擢爲世宗大將軍府參軍。及世宗崩。事出倉卒。顯祖部分將士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顯祖甚重之。顯祖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開明。承變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田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百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彊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彊。濟明辨。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彊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獎。十年。從幸晉陽。除兼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顯祖嘗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曰。卿劬勞旣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更求人堪代卿者。遵彥云。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顯祖或時切責侍臣。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肅宗作相。除黃門侍郎。於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天統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故。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爲人馬疲敝。奏請每月兩圍。世祖從之。後出爲趙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卽追卿。遷右僕射。又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



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譖之。遣侍中斛律季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車駕將幸晉陽。敕季卿總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典樞要。歷事六帝。遇恩甚重。且為季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都。邕懼。那肱譖之。恨斛律季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為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依例授儀同大將軍。卒於鳳州刺史。邕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彊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越覽詞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為徵官。錢違限。邕

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撻撻朝士者。至是甚駭。物聽邕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順戎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今唐邕白建。主治謂之外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為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典執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退後。敕建就彼檢校。續使人詣建。開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敕



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敕許焉。戎乘無損。建有力焉。武  
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他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  
寄爲重建。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年  
。詔差科。責成州郡。本藩寮佐。爰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無  
。子幼稚。俱爲州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  
。世以爲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三 終

四月二十日午后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傳伏

高保寧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魏琅邪太守。朔州刺史。因家邊  
朔。父誕。魏恒州刺史。左衛將軍。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

萬山半鳳園  
氏雷宿開甫

萬山半鳳園  
氏雷宿開甫



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孝昌二年。除羽林監。中興元年。除襄威將軍。晉州車騎府長史。後從高祖於信都。舉義授中堅將軍。散騎侍郎。帳內大都督。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二年。除渤海郡守。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加鎮東將軍。二年。除北徐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從高祖與西師戰於印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據中渾城。武定二年。除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反於河南。爲景所攻。顯率左右二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時高岳慕容紹宗等卽配顯士馬。隨岳等破景於渦陽。武定六年。拜太府卿。從世宗平王思政於潁川。授潁州刺史。七年。轉鄭州刺史。八年。加驃騎將軍。進侯爲公。通前食邑一千三百戶。天保元年。加衛大將軍。刺

史如故。二年。與清河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爲贓貨。解鄭州。大理禁止。處斷未訖。爲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同攻梁北徐州。擒刺史王彊。與梁泰州刺史嚴超。達戰於江城。破之。五年。授儀同三司。其年。又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于時梁將蕭循與侯瑱等。圍慕容儼於郢州。復以顯爲水軍大都督。從攝口入江。救之。師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帛五百疋。十年。食幽州范陽郡幹。乾明元年。除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轉封樂安郡開國公。二年。除趙州刺史。河清元年。遷洛州刺史。二年。復除朔州刺史。秩滿歸。天統元年。加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四年。卒。六十六。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事。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因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



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高祖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王菴羅辰於陁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趨捷。有武用。每有戰功。十年。食安樂郡幹。乾明元年。除武衛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肅宗作相。以本官攝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除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尋加開府。二年。出爲梁州刺史。三年。突厥圍逼晉陽。令景和馳驛赴京。督領後軍。赴并州。未到。間賊已退。仍除領左右大將軍。食齊郡幹。又除并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遷殿中尚書。二年。除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頗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

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治。恒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率衆西討。尅姚白亭二城。別封永寧郡開國公。又除領軍將軍。又從軍拔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兵指西關。內外惶惑。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趙州刺史。尋遷河南行臺尚書右僕射。洛州刺史。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轉食高陽郡幹。軍至祖口。值土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騎數百。擊破之。斬



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送京師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敕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景和以尉破胡軍，始喪敗，怯懦不敢進。頓兵淮口，頗有效使催促。然始度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旅逆戰，摩訶退歸。是時拒吳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由是獲賞。除尚書令，別封西河郡開國公，賜錢二十萬，酒米十車。時陳人聲將度淮，令景和停軍西兗州，為拒守節度。武平六年病卒。年五十五。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定常朔幽定平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長子信。機悟有風神，微涉書傳。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勳貴子弟之中，稱其識鑒。於并州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武平末太子齋帥，有才藻，檢行。開皇中，通事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

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致死。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少而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高祖親信副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後頻從顯祖討茹茹，破稽胡。又從高岳平郢州，除持節河州刺史，食朝歌縣幹，尋為肅宗丞相府諮議參軍。皇建中，除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天統二年，加開府。又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平信州賊，除領軍將軍，轉食上黨郡幹。從平高思好，封義陽王。七年，後主幸晉陽，令世榮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平王北宮，留後尋有敕，令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檢試舉人。為乘馬至雲龍門外，入省北門，為憲司舉奏，免官。後主圍平陽，除世榮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於城西拒戰，敗被擒，為周武所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



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厭賜與過度發言歎惜子子真武平  
不假儀同三司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  
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  
便習弓馬永安三年爾朱榮徵爲親信至洛陽榮被害卽從爾朱  
世隆出奔建州仍從爾朱兆入洛其年又從兆討紇豆陵步藩補  
都督普泰元年加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  
朱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信爾若  
不走今夜必當殺爾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  
今亦欲去爾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稍曰爾不從我必刺爾  
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卽背京纏復歸爾朱及兆敗乃歸高祖  
高祖問曰爾朱京纏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

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爾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遂補都督步落  
稽等起逆在覆金山使猛討之大捷特被賞賚元象元年從高祖  
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邙山二年除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  
轉中外府帳內都督賞邙山之功封廣興開國君五年梁使來聘  
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  
右馳射兼共試力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  
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之其年除撫軍將軍別封石城縣開國  
子食肆州平寇縣幹天保元年除都督東秦州刺史別封雍州京  
兆郡覆城縣開國男從顯祖討契丹大獲戶口又隨斛律敗北征  
茹茹敦令猛輕將百騎深入覘候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  
遂大破之賚帛三百段七年除武衛將軍儀同三司九年轉武衛  
大將軍乾明初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封石城郡開國伯尋進



爵爲君。二年，除領左右大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疋，牛羊三萬頭。河清二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敕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賊衆多，遂漸退避。賊中有一驍將超出來鬪，猛遙見之，卽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刺賊落馬，因卽斬之。三年，別封武安縣開國君，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遷右衛大將軍，乃奉世祖敕，恒令在嗣主左右，兼知內外機要之事。三年，除中領軍。四年，轉領軍將軍，別封義寧縣開國君。五年，除并省尚書左僕射，餘如故。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咨稟。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軍事。祖珽旣出，彥深以猛爲趙之黨，與乃除光州刺史。已發，至牛心，忽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日猛亦知情，遂被追止，還入內禁，留簿錄家口，尋見釋。

刑王爵止，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曾有敕徵詣闕，似欲委寄。韓長鸞等沮難，復除膠州刺史，尋徵還。令在南兗防捍，後主平陽敗還，又徵赴鄴，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尋卒。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高祖虔，魏陳留王父，永少爲奉朝請，自積射將軍爲元天穆薦之於爾朱榮，參立奉莊之謀，賜爵代郡公，加將軍、太中大夫。二夏，幽三州行臺左丞，持節招納降戶四千餘家。榮又啓封永朝那縣子，邑三百戶，持節南幽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天平初，高祖以爲行臺左丞，尋除潁川刺史，又爲北揚州刺史。天保中，徵拜大司農卿，遷銀青光祿大夫，依例降爵爲乾鄉男。大寧二年，遷金紫光祿大夫，景安沉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釋褐爾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寧遠將軍，又轉榮大丞相府。



長流參軍。高祖平洛陽，領軍婁昭薦補京畿都督。父永啓，迴代郡公。授之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隨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景安臨陣自歸。高祖嘉之，即補都督。興和中，轉領親信都督。邙山之役，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鄉男。代郡公如故。世宗入朝，景安隨從在鄴。于時江南款附，朝貢相尋。景安妙閑馳騁，雅有容則。每梁使至，恒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世宗嗣事，啓滅國封，分錫將士，封石碭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加安西將軍。又授通州刺史，加鎮西將軍。轉子為伯，增邑通前六百戶。餘如故。天保初，加征西將軍，別封興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三年，從破庫莫奚於代川，轉領左右大都督。餘官竝如故。四年，從討契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後頻從駕，再破茹茹。遷武衛大將軍。又轉領左右大將軍，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慮或

侵邊，仍詔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遣使推檢。同行諸人賂汗狼籍，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贓絹五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又轉都官尚書，加儀同三司。食高平郡幹。又拜儀同三司。乾明元年，轉七兵尚書，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馳驛諸鄴慰勞百司，巡省風俗。肅宗曾與群臣於西園驪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候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大寧元年，加開府。二年，轉右衛將軍。尋轉右衛大將軍。天統初，判并省尚書右僕射。尋出為徐州刺史。四年，除豫州道行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進



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之在邊州，鄰接他境，  
後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威恩，  
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六年，徵拜領  
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子仁。  
武平末，儀同三司武衛、隋驃騎將軍卒於丹陽太守。初，永兄祚襲  
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  
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  
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  
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  
景豫，美姿儀，有器幹。永安中，羽林監元顥入洛，以守河內功，賜爵  
永安君。後爲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引爲開府諮議參軍。韶出鎮  
定州，啓爲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言相應，和豫占云。

爾時以永補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  
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孤，隨母  
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焉。止於軍士之中，有才幹，便弓馬，被  
簡擢補定州六州都督，宿衛晉陽。或稱其有識用者，世宗與語，悅  
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除中書舍人、豫州司馬。永業解  
書計，善歌舞，甚爲顯祖所知。乾明初，出爲河陽行臺右丞，遷洛州  
刺史。又轉左丞。刺史如故，加散騎常侍。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  
澗築城戍，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遷行臺  
尚書。至河清三年，周人寇洛州。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  
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  
永業久在河南，善於招撫，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爲爪牙，每先



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姬。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感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尋徵爲領軍將軍。河洛民庶多思永業。朝廷又以疆場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匆速。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別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乃解圍去。永業進位開府。封臨川王。有甲士三萬。初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爲周將常山公所逼。乃使其子須達告降於周。周武授永業上柱國。宣政末。出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傅伏。太安人也。父元興。儀同北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河陰。伏自橋夜渡入守中渾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捷也。貴和弗許。武平六年。除東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尅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之招伏。伏不從。後主親救晉州。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軍來掠。伏擊走之。周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卽給告身。以金馬。礪二酒鍾。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周帝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



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  
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  
死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  
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別引之與  
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卽與公高官恐歸投  
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  
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  
決意往取河陰正爲傳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  
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  
後兵將罕有全節者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于苟生鎮南兗州  
周帝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  
字鵬鸞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旣爲關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

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魯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  
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  
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歐挫  
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  
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  
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  
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  
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  
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其壯烈贈馬七十匹而歸

高保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  
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保寧率驍銳  
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發薊又聞鄴都不



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信，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范陽署休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休寧引紹信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還據黃龍，竟不臣周。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翽，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末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傳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可貴乎？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休，不愆不忘，以斯終老。傳子之輩，逢茲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艸。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魏州刺史  
氏圖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陽斐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父藻，魏建德太守，贈幽州刺史。孝莊時，斐於西兗督護流民有功，賜爵方城伯，歷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興和中，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

五月二日陰有風

魏州刺史  
氏圖



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修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卽壑，以爲公家苑囿，遣斐書曰：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斐答書拒曰：當今殷憂，聖運遭，聖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一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劉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

辭。雖係以墮墻填壑，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也。尋轉尚書右丞。天保初，除鎮南將軍、尚書吏部郎中，以公事免。久之，除都水使者。顯祖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斐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遷散騎常侍，食陳留郡幹。未幾，除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丞。乾明元年，徵拜廷尉卿，遷衛大將軍，兼都官尚書，行太子少傅。徙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抗表致仕，優詔不許。頃之，拜儀同三司，食廣阿縣幹。卒於位，贈使持節、都督北豫、光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諡曰敬簡。子師亨，中書舍人。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濟州刺史。父文符，通直侍郎。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儀同，賀拔勝辟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爲大將軍，西閭祭酒，轉中外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



世宗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世宗重其才識潛曾從容白世宗云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世宗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初除中書舍人以奏事忤旨免尋除左民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入河王岳將救江陵特赦潛以為岳行臺郎還遷中書侍郎尋遷黃門侍郎黃門鄭子默奏言潛從清河王南討清河王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賂遺還不奏聞顯祖杖潛一百仍截其鬚左遷魏郡丞尋除司州別駕出為江州刺史所在有治方肅宗作相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為陳兵所敗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為南討經略琳部曲故義多在揚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內外甚待邊俗之和陳泰譙二州刺史王奉國台州刺史周令珍前後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

彭城郡幹遷合州刺史左丞如故又除行臺書尋授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為時事未可屬陳遣移書至壽陽請與國家和好潛為奏聞仍上啓且願息兵依所請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世祖追琳入京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大樹風績甚為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為國患卿宜深備之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年滿之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煩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竝送官廐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



以香華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度江，復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尚書。五年，與王琳等同陷，尋死。建業年五十七。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季為嗣。士邃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歷侍御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出為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潛從祖兄懷仁，字子友，魏司徒司馬道將之子。懷仁涉學，有文辭，情性恬靖，常蕭然有閑放之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曾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勣知而不顧，嵇生性惰，鍾會過而絕言。吾一季孟之間，去其泰甚，衍以為然。武平末卒。懷

仁，兄子莊，少有名望，官歷太子舍人、定州別駕、東平太守、武平中，都水使者、卒官。懷仁從父弟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武平末，尚書郎沈靖有才識，風儀蘊籍，容止可觀。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望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頓微。昌衡與順丘李若、彭城劉泰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修，並為後進風流之士。昌衡從父弟思道，魏處士道亮之子，神情俊發，少以才學有盛名。武平末，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思道父兄正達、正思、正山、魏右光祿大夫道幼之子。正達，尚書郎；正思，北徐州刺史；太子詹事儀同三司；正山，永昌郡守。兄弟以後舅武平中，並得優贈。正山子公順，早以文學見知。武平中，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康寺三少為物論推許。正達從父弟熙裕，父道舒，為長兄道將讓爵。由是



熙裕。襲固安伯。虛淡守道。有古人之風。為親表所敬重。潛從祖兄  
悉之。魏尚書義信之子。清靖寡欲。卒於司徒記室參軍。

崔劼。字彥玄。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  
南立冀州。置郡縣。即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為南平原。貝丘

人也。世為三齊大。靈延。宋長廣太守。父光。魏太保。劼少而清  
虛。喜欲好學。有家風。魏末。自開府行參軍。歷尚書儀曹郎。祕書丞。

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  
以義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

慎。甚為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在任有政績。皇建中。入為祕書  
監。齊州大中正。轉鴻臚卿。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

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世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  
劼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書。

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撰新  
書。遇病卒。時年六十六。贈齊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初和

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  
官。而劼二子拱。擢竝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擢。幸得不凡。

何為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  
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兄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

服。拱。天統中。任城王潛丞相。諮議參軍。管記室。擢揚州錄事參軍。  
廓之。沉隱。有識量。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為琅邪王儼大司馬西

閣祭酒。遷領軍功曹參軍。武平中卒。

盧叔武。范陽涿人。青州刺史。又偉從子也。父光宗。有志尚。叔武兩

兄觀。仲竝以文章顯於洛下。叔武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  
葛亮之為人。為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



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世宗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裘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肅宗卽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問以世事。叔武勸討關西，盡地陳兵勢，曰：「人衆敵者，當任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強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卽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五年，彼自破矣。」

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上令元文遙與叔武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祚，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出爲合州刺史。武平中，遷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校。然而歲歲常得倍餘，旣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殮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武與族弟士遂皆以寒餒致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葬之。叔武族孫臣客，父子規，魏尚書郎、林慮郡守。臣客風儀甚美，少有志向，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爲任城王妃，天保末，任城王致之於朝廷，由是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



李強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舍人太子中庶子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陳還卒於路贈鄭州刺史鴻臚卿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休之雋爽有風槩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爲後來之秀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竝召爲州主簿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薊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榮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

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啓除冠軍長史普泰中兼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尋爲太保長孫稚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太昌初除尚書祠部郎中尋進征虜將軍中散大夫賀拔勝出爲荊州刺史啓補驃騎長史勝爲行臺又請爲右丞勝經略樊沔又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高祖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休之聞高祖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以天平二年達鄴仍奉高祖命赴晉陽其年冬授世宗開府主簿明年春世宗爲大行臺復引爲行臺郎中四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石上有隱起其文曰六王三川高祖獨于帳中問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王有天下此乃六王符瑞受命之徵旣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



伊爲三川亦云涇渭洛爲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  
大王若乘天命終應統有關右高祖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及今  
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開國  
伯食邑六百戶除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郎中興和二年  
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清河崔長謙使於梁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  
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  
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高祖禁止  
會赦不治五年兼尚食典御七年除太子中庶子遷給事黃門侍  
郎進號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  
敦喻顯祖爲相國齊王是時顯祖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  
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  
事鄴中悉知於後高德政以聞顯祖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

常侍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驃騎將軍積前事也尋以  
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開國男以本官兼領軍司馬後  
除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書侍郎尋除中山太守顯祖崩徵休之  
至晉陽經紀喪禮乾明元年兼侍中巡省京邑仍拜大鴻臚卿領  
中書侍郎皇建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大  
中正肅宗留心政道每訪休之治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  
淫侈恤民患爲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太寧中除都官尚書轉七兵  
祠部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休  
之在中山及治西兗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  
頌德尋除吏部尚書食陽武縣幹除儀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多  
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武  
平元年除中書監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祿大夫



撰御覽

文林館

兼中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竝如故。尋以年老致仕。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六年除正尚書右僕射。未幾又領中書監。休之本懷平坦。為士友所稱。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及珽被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嫌隙。及鄧長顓。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後。便動作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隆化還鄴。與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又謂其所親云。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為時論所鄙。休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邢魏殂後。以先

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搢紳所愛重。周武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修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祭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彥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高行恭。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盧思道有所撰錄。止云。休之與季貞。思道同被召者。是其誣罔焉。尋除開府儀同。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大象末。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竝行於世。子辟強。武平末。尚書水部郎中。辟強性疎脫。無文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為時人嗤鄙焉。

納言

文集三十卷  
幽州人物志

文林館



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翻之子也出後叔父躍七  
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淨  
寡欲與物無競深為尚書崔休所知賞魏太昌中釋褐太保開府  
西閣祭酒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尋兼尚書度支郎仍歷五兵左民  
郎中武定末太子中舍人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  
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八年兼太府少卿尋轉大司農少卿  
又除太常少卿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前官加冠軍輔國  
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  
中丞司徒錄事參軍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娉太原王義  
女為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娉為定聿修坐為首寮又是國  
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  
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為政清靖

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  
出過詣諸州鄭克豫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  
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  
泣留連竟欲遠送既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  
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斂  
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紀功德府省為奏敕報  
許之尋除都官尚書仍領本州中正轉兼吏部尚書儀同三司尚  
書尋即真修少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  
清華時望多相器侍許其風監在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為水部郎  
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秩門生藜藿聿修猶以  
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蓋亦由其接引  
為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嫁相



尋。聿修常非。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云地。勇然也。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饒遺。主。終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於公。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每。校官人得失。經歷兗州。時邢邵為兗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為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言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闕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道。喪若違。忤要勢。即恐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齊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又

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為熊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二。子知禮。武平末。儀同開府參軍事。隋開皇中。侍御史。歷尚書民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太子中舍人。

史臣曰。崔彥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為時宗。袁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竝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安可道哉。

贊曰。惟茲數公。心安寵辱。不爽不惠。坐鎮流俗。史未幾徵為并省。州刺史。武平五年。卒於晉陽。年六十七。贈儀同三司。信義。刺史。述有幹用。年十。刺史。述有幹用。年十。







司馬清河王開府記室參軍兼司徒主簿太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以平幹稱天平中增損舊事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刪定。梁散騎常侍陸晏子沈警來聘。以述兼通直郎使梁。還遷世宗大將軍府從事中郎。監京畿事。武平五年除彭城太守。當郡督再行東徐州刺史。武定七年除廷尉少卿。八年兼給事黃門侍郎。齊受禪與李獎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天保三年除清河太守。遷司徒左長史。行東都事。尋除海州刺史。太寧元年徵授大理卿。河清三年收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定律令。天統元年遷度支尚書。三年轉五兵尚書。加儀同三司。武平元年除南兗州刺史。更滿還朝。除左光祿大夫。又除殿中尚書。述久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

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媵。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逕府訴云。送贏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吝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武平末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魏員外郎。武定中永安公開府法曹。稍遷尚書起部郎中。轉三公郎。出為東平原郡太守。遷定州長史。又除河間郡守。入為尚書左丞。又為濟南太守。隋開皇中卒。詢闕涉經史。清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績。民吏敬而愛之。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惇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任司徒主簿。以能判斷見知。時人號為入鐵主簿。



稍遷陽平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卽是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准。又勳貴屬請朝，又徵求惇，竝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治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遷魏尹，出拜齊州刺史，轉梁州刺史。治竝有聲。遷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惇常督漕，軍無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鬣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爲齊鬚公。世祖踐祚，領御史中丞，爲膠州刺史，尋追爲司農卿。又遷大理卿，再爲度支尚書。歷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縣子。食下邳郡，幹以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惇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同郡邢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馮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

朝議甚鄙薄之。雖入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之徒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解劇談，又無學術，或竟坐杜口。或隱几而睡，深爲勝流所輕。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卒于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羊烈，字信卿，太山鉅平人也。晉太僕卿，琇之八世孫。魏梁州刺史，社之弟子。父靈珍，魏兗州別駕。烈少通敏，自修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中，烈從兄儼爲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爾，豈有幸。



從兄之敗。以爲已利乎。卒無所受。弱冠。州辟主簿。又義治中。從事  
刺史。方以吏事爲意。以幹濟見知。擇中太師咸陽王行參軍。遷祕  
書郎。顯祖初。爲儀同三司。開府倉曹參軍事。天保初。授太子步兵  
校尉。輕車將軍。尋遷并省比部郎中。除司徒屬。頻歷尚書祠部左  
右民郎中。所在咸爲稱職。九年。除陽平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  
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美焉。皇建二年。遷光祿少卿。加龍  
驤將軍。兗州大中正。又進號平南將軍。天統中。除大中大夫。兼光  
祿少卿。武平初。除驃騎將軍。義州刺史。尋以老疾還鄉。周大象  
卒。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  
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竝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  
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云。我累世本州刺  
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答云。卿日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

刺史。皆是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  
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  
也。蓋譏義雲之惟薄焉。祉子深。魏中書令。深子肅。以學尚知名。世  
宗大將軍府東閣祭酒。乾明初。冀州治中。趙郡王爲巡省大使。肅  
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天統初。遷南兗州長史。  
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出爲武德郡守。烈弟脩。有才幹。大寧中。  
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民部侍郎。卒於  
隴西郡贊治。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也。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獻公。文宗  
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孝莊永安中。以父功。賜爵臨穎縣伯。除員  
外散騎常侍。大中年。涼州大中正。遭父憂。去職。武定初。服闋。吏  
部召領司徒記室。加平東將軍。世宗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



書祠部郎中仍領記室轉太子洗馬天保元年除太子中舍人乾  
明初出爲范陽郡守皇建二年拜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  
得邊境之和爲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得放還天統初入  
爲吏部郎中議遷御史中丞典選如故尋除散騎常侍仍攝吏部  
加驃騎大將軍屬秦州刺史宋嵩卒朝廷以州在邊陲以文宗往  
蒞涇州頗著聲績除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文宗爲  
治如在涇州時李孝貞聘陳陳主謂孝貞曰齊朝還遣源涇州來  
瓜步直可謂和通矣尋加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徵領國子祭酒三  
年遷祕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江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  
居省密訪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僕妨賢旣久憂懼交深今  
者之勢計將安出弟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間情事今將何以禦之  
對曰荷國厚恩無由報効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朝廷精兵必不

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及爲彼餌  
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進旣不得退又未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  
王出而能入朝野傾心脫一日參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  
再三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  
淮南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捉兵足  
堪固守且琳之於曇瑱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計之上者若不  
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  
良圖足爲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來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  
盡言因相顧流涕武平七年周武平齊與陽休之袁聿修等十八  
人同敕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初授宮州刺史  
至州遇疾去官開皇六年卒年六十六文宗以貴遊子弟昇朝列  
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冑之門故時論以爲善于附



會子師少好學明辨有識悟尤以吏事知名河清初司空參軍事歷侍御史太常丞尚書左外兵郎中隋開皇中尚書北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大理少卿文宗弟又舉亦有才幹歷尚書北部二千石郎中定州長史帶中山郡守卒於太尉長史文宗從父兄楷字邠延有器幹善艸隸書歷尚書左民部郎中治書侍御史長樂中山郡守京畿長史黃門郎假儀同三司齊滅朝貴知名入周京者度支尚書元脩伯魏文成皇帝之後清素寡欲明識理體少歷顯職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司徒左長史數郡太守光州刺史所在皆著聲績及爲度支屬政荒國威儲藏虛竭賦役繁興修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迴換取捨頗有裨益周朝授儀同大將軍載師大夫其事行史闕故不列於傳齊末又有并省尚書隴西辛慈散騎常侍長樂潘子義

竝以才幹知名入仕周隋位歷通顯云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聚積財賄敝鄙吝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爲美士人君子可不慎與

贊曰惟茲數賢幹事貞固生被雖黃歿存縑素封及源許終爲身

蠹



五月五日也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西華園藏  
氏康爾爾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班固稱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  
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於邊  
朔長於戎馬之間因魏氏喪亂之餘屬爾朱殘酷之舉文章咸盪  
禮樂同奔絃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文義建旗掃清區縣  
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乎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神器顧眄斯  
在猶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踴名教之地漸仁義之風與屬

疆場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  
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  
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  
二賢竝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繼中山張雕渤海李鉉  
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  
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李世唯濟南之在儲  
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心傲很動違禮度日  
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子王孫稟  
性淫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  
智而內有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使篤行出則友賢者  
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必風靡艸是以世胄  
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輩飾以明經可明稽山竹箭加之以



括羽俯洽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疎濶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官之徒不遠千里伏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憇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齊制諸郡竝立學置博士助教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都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

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總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魁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竝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偽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祥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于魏朝博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



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之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時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今序所錄諸生或終於魏朝或名宦不達縱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所出郡國並略存其姓名而已俱取其尤通顯者列於儒林云熊安生名在周史光伯元士著於隋書軌不重述

**李** 李栝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

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武定中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爰及倉雅刪正



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顯祖受禪從駕還都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母懷文等草定新曆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顯祖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王人將送儒者榮之陽元懿宋惠振官亦俱至國子博士

刁柔字子温渤海人也父整魏車騎將軍贈司空柔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性强記至於氏族內外多所諳悉初為世宗挽郎出身司空行參軍喪母居喪以孝聞永安中除中堅將軍奉車都尉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元象中隨例到晉陽高祖以為永安公府長流參軍又令教授諸子天保初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魏收

撰魏史啓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常所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為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柔以為無嫡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為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盾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嫡孫故春秋魯之義嫡子有



孫而死。質家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子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

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姓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夏卒。時年五十六。柔在史館未久。逢勸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竝虛美過實。深爲時論所譏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敬憚。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史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交人事。



郡守縣令每親至其門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東修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竟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保中卒

劉軌思渤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也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眾諸儒稱之天統中

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武平末為任城王潛丞相掾恒在京教授貴遊子弟齊亡後歸鄉里講經卒於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也少好學耽翫墳典遊學燕趙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奉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

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尉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

以被褥縑纈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直政民吏愛之以年老謝病歸卒於家

劉書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與儒者徐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受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

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

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考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

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



書又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在皇建太寧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天統中卒於家年五十二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解義為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眾河間郡王每於教學追之將舉為孝廉固辭不就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京依秀才策問唯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竝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天統初除國子博士世祖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

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時時以春秋入授武平初猶以師傅之恩超拜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領瀛州大中正卒贈開府瀛滄安州諸軍事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無封爵於是亦封敬德廣漢郡王子元熙襲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事文藻以父故自青州集曹參軍超遷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張景仁者濟北人也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表買奴榮陽李超等齊名世宗



竝引為賓客。天保八年，敕授太子王紹德書。除開府參軍。後主在東宮，世祖選善書人，性行享謹者，令侍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為博士。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字，遂正常侍。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取景仁三息子瑜之女。因此表裏恩遇日隆。景仁多疾，每遣徐之範等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還假儀同三司，銀青光祿大夫，食恒山縣幹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常處，每送步障為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侍書，餘官竝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顥希旨，奏令總制館事。除侍中四年，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顥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除中書監，以疾卒。

贈侍中齊濟等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且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詔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為其慙悚。子瑜薄傳父業，更無餘伎，以洪珍故，擢為中書舍人，轉給事黃門侍郎。長息子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又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街，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遊，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蹟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武定初，本郡貢孝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傅之禮。會因此聞達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恥於仕宦，固辭暹，亦識其意，遂罷。



薦舉尋被尚書符追著作。以史監知太史局事。皇建中轉加中散大夫。餘竝如故。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虛發。由是爲儒宗所推。而貴遊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承聞。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竝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曾令家人遠行。久而不及。其行還。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令詣某處。追尋果如其語。每爲人占筮。小大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

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五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不幸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慟。會唯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年。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時年七十六。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既畏馬。位望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齊安王。廓武平初。國子博士。張雕。中山北平人也。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雅好古學。精力絕人。負篋從師。不遠千里。徧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



百數諸儒服其強辨。魏末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子講讀。起家殄寇將軍。稍遷太尉長流參軍。定州主簿。從世宗赴并。除常山府長流參軍。天保中為永安王府參軍事。顯祖崩于晉陽。擢兼祠部郎中典喪事。從梓宮還鄴。乾明初除國子博士。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世祖卽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侍郎。琅邪王儼求博士。精儒學。有司以雕應選。時號得人。尋為涇州刺史。未幾拜散騎常侍。復為儼講。值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讀。與張景仁竝被尊禮。戶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胡人偁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為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傾心相禮。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常為其指南。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為洪珍謀主。甚忌惡之。洪珍又奏雕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

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為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效。以報朝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宮掖不急之費。大存減省。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上。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為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其矜誕如此。長鸞等慮其干政不已。陰圖之。會雕與侍中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長鸞因譖之。故俱誅死。臨刑。帝令段孝言詰之。雕致對曰。臣起自諸生。謬被抽擢。接事累世。常蒙恩遇。位至開府。侍中光寵隆洽。每思塵露。微益山海。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形惡。無所逃死。伏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買誼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欽欽流涕俯而就戮侍衛左右莫不憐而壯之時年五十五子德冲等徙於北邊南安之友德冲及弟德揭俱死德冲和謹謙讓善於人倫聰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歷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為中書舍人隨劔待詔其父之戮也德冲在殿庭執事目見冤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孫靈暉長樂武強人也魏大儒祕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年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尋討惠蔚手錄章疏不求師友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潼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為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為國子博士

授南陽王經王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為猖蹶靈暉唯默默憂頓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為王師以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竝依所奏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傳經行道齊亡後數年卒于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群書禮傳俱通大義有辭藻尤甚詩詠齊末陽休之辟為開府行參軍隨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于大理司直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康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子結以開府行參



軍擢為南陽王管記。隨綽定。綽每出遊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噉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歡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為諮議云。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黎陽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為兗州刺史，武都即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此來竝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若石子十卷，言甚淺俗，後終於譙州刺史。此外行事，史闕焉。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雜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五月八日夜終之  
小雨

北齊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袁爽

韋道遜

江肝

陸豫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支，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文之所起情發  
於中

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  
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  
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  
鷓鷯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  
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  
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摘  
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警彫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  
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  
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騫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  
專心屏於涉求畫績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  
足賢乎已也謂石爲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砉然游刃  
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

習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  
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  
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  
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  
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遘憑以成音故雖悲而不  
雅爰逮武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  
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  
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竝爲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  
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有齊自霸圖云啓廣延髡僞開  
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烟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  
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孺河間邢子明范  
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畜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



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季愔陸卬崔瞻陸元規並在  
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  
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  
鸞亦參知詔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  
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為中書  
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  
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好諷詠幼雅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  
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  
陵王季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  
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繇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  
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  
推又託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

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  
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  
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又太子舍人王邵衛尉  
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又國子博士朱  
才奉車都尉睦道閔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部薛道衡并省主  
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  
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愨之推等同入撰  
例復令散騎常侍封季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  
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并  
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溫君愨入館亦令撰書復  
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季貞中書侍郎李  
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



廣武太守魏騫前西兗州司馬蕭漑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季騫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顛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治中陽師季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彊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騫竝入館待詔又敕右僕射段季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換錄人亦有不時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季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錄其姓名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

略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錄者存之  
篇末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鴈門咸陽太守治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竝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謂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爲防河別將守滑臺永安初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暉李象鴻勳竝爲子使除東濟北太守以父老疾爲請竟不之官後城陽王徽秦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離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州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烟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維椿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蒹蒲身衣縕襪出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旣繫名聲之韁鑣就良工之剗刷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散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搗藻期之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

夫崑峰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旣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旣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杖攜酒登巖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江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梁使將至敕鴻勳對客高祖曾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兇寒餒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群書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齊名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魏安豐王廷明鎮徐州署廣張流參軍釋褐蓋逆將軍爾朱仲遠牒爲大



將軍記室加諫議。夫荊州行臺辛纂上為行臺郎中尋為車騎府錄事參軍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平陽公淹辟為中尉轉侍御史顯祖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惚恍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平無私為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為之敘其族人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字季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學常為兄仲優饒

既而自責曰名為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為臨漳小史縣令裴鑿蒞官清苦致白雀等瑞上清德頌十首鑿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季琰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暹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廬之下遂借陸沉公子為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為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世宗崩暹徙於邊裔賓客咸散遜遂往陳留而居之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五年已貢



開封人鄭祖獻討逐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議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仕非遠遜竟還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潁川又引遜兼潁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會朝堂對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兩罷詔不報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季謙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土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奈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于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

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旣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霄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



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禋。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官。孝謙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賔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于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命。辰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

而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崔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日舍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孝謙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詣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



玉簡金書。神經祕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  
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係  
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  
去而不歸。萊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  
或不死。江。聖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  
劉向之信。六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  
大存佛教。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  
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  
黍米。蓋理。今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  
斯灑血。假。不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  
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  
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鷲。沐時雨而群飛。

臺上銅鳥。愬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  
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  
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  
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  
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  
刑罰寬猛。彞謙對曰。臣聞。惟王建国。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  
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  
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  
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  
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  
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  
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



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竟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益承奔。舜舉臯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科問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冤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旣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誦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應。孝謙對曰。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祕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楂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翟火。造化之理。旣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

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虢公涼德。虢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擢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顯祖納貞陽侯爲梁王。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來五日。得修等報書。岳因與脩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



乾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卽欲刊定必籍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

問遜爲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爲其府佐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愔惜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年有詔超除員外將軍後世祖鎮鄴召入司徒府管書記及登祚轉授主書遷員外散騎侍郎天保初病卒

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也祖芳魏太常卿父馘金紫光祿大夫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遊善戲謔郡辟功曹州命主簿魏末徵詣霸府世宗以爲永安公後開府行參軍逖遠離鄉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成務於宴集逖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姦事免十餘年不得調用明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皇建元年除太子洗馬肅宗



崩從世祖赴晉陽除散騎侍郎兼儀曹郎中久之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寵要逃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尋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如散騎常侍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逃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儀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世祖崩出為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為仁州刺史祖珽既出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時被戮時年四十九初逃與珽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為弟俊聘珽之女珽之將免彥深等也先以告逃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珽由此疑逃告其所為及珽被出逃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所制詩賦及雜文文筆三十卷子逸民開府行參軍逃弟睿少聰明好文學天統武平之間歷殿中侍

御史兼散騎侍郎迎勞陳使轉尚書儀曹郎周大象末卒於黎州治中子玄道有人品識用定州騎兵參軍逃從子顓字君卿祖厥魏尚書為高祖所殺顓父濟及濟弟琰俱奔江南顓出後武定中從琰還北琰賜爵臨穎子大寧中卒于司徒司馬顓好文學工艸書風儀甚美歷瀛州外兵參軍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除大理司直隋開皇中鄜州司馬卒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為主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後主即位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滅年卒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舍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宅。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群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繹以為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屢被免囚。送建鄴。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薦往弘農。掌其兄平陽王慶遠書幹。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

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為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為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



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為平  
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  
為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于  
世。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其詞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沉與之茫茫。  
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  
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  
祥。旄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濛濛鞠成沙漠。神華泯為龍荒。  
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晉中宗以琅邪王南度之推琅邪人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  
金陵之舊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  
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葉。頹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狀惡  
於有梁。養傅翼之飛獸。梁武帝納亡人侯景。其命遂為反叛之基子貪心之野狼。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為嗣  
生昭明後。正德還本。特封臨賀王。猶懷怨恨。徑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初召禍於絕域。重發釁於蕭牆。正德求征侯景

至新林。叛。投景。景立為主。以攻臺城。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鑿。向王  
路而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搯。嗟將相之骨體。皆屈體  
於犬羊。臺城陷。援軍。故問訊二宮。致敬于侯景也。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  
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東晉之違  
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  
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李元帝時為荆州刺史授犀函與  
鶴膝。建飛雲及舳舻。北徵兵於漢曲。南發軍於衡陽。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  
並隸荆州都督府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亡而弟及。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為太子逮皇孫之失  
寵。歎扶車之不立。嬌皇孫驩出封豫章王而薨間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  
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河東岳陽皆昭明子遽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  
子既損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李元  
東不供舡。雖乃遣世子方等為刺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群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為亂兵所害。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即擁



襄陽荆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行路彎弓而

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且其猶病諸季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

事殷謬見擇於人群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時年十九釋褐湘

風雲及荆王之定霸始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

汭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濫充選於多士在

參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

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緊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欲

推心以屬物樹幼齒以先聲中撫軍時憤數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

名仗禦武於文吏以虞預為鄧州委軍政於儒生以鮑泉為鄧州行值白波

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白詡拱以臨兵任約為文盛所

之舟艦弊漏軍饑卒疲戰失利乃令米莫不變鰥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

將睥睨於渚宮先憑凌於他道景欲攻荆州懿永寧之龍蟠永寧公王

陵城善於中奇護軍之電掃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韓虜快其餘毒縲囚膏

乎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

剡鬼錄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時解衣訖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

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背距之鵬鳶積假履而弑帝憑衣霧以

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臺城陷後梁武曾獨坐歎曰侯景於文為

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棄城逃竄是一百二十日并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

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塵鼗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

莫懸野蕭條以橫骨邑間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在中原冠帶隨晉渡

有百譜至是在覆五宗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公王子女

經長干以掩抑長干舊展白下以流連靖侯以下七世深燕雀之餘思感

桑梓之遺虔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邊西土之有衆資方

都者覆滅略盡

頽家巷

墳塋皆在白下

見辱見



叔以薄伐永寧公以司撫鳴劔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罕千里追其飛走

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郵支於北闕既斬侯景悉屠于建業市

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侯景既平我師採檣指余權於兩

東倚昇壇之五讓欽漢宮之復觀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

忝黃散於官謗時為散騎侍郎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祕閣書事八萬卷乃

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陸兼岷峨之自王武陵竚既定以鳴鸞脩

東都之大壯詔司農卿黃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秦兵守金城之

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奉元日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頗徒有道而師直翻無

名之不抗奉元與宇文丞相斷金結民百萬而四虜書千兩而煙燭溥天

之下斯文盡喪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割亂散逸渾亡唯奉元鳩合憐嬰

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棄艸踏於塗而受掠冤乘輿

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雲無心以

容與風懷憤而慘恨井伯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留劍之

妻人銜其斷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於

胡顏牽痲痕而就路時患策駑蹇以入關官疲驢下無景而屬蹈上有

尋而亟蹇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龍之

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

借沒切仙宮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

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思於

江湖將取弊於羅網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

愁臨芳樽而無賞日太清之內覺彼天齊而外侵始感國於淮滸

七



修文殿御覽  
續文音流別

遂壓境於江溥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音熙高獲仁厚

之麟角尅儁秀之南金爰眾旅而納主車五百以奠臨齊遣上黨王煥

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著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問梁人返國

於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响陽度山

載而谷沉倅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昏揚舠于分陝曙結纜

於河陰水路七百里追風颺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遭厄命而事旋舊

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至鄴便值陳興而遂留滯

於漳濱私自怜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恐翠鳳之高峙曾微令思

之對空竊彥先之仕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齊武平中署文林

休之祖季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

文賦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請進賢門奏之

通直散騎常侍 欵一相之故人故人祖僕射專權賀萬乘之知己祗夜語之

見忌寧懷取之足恃諫諧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勝

寒用去薪而沸止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構創痛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獲

所知如 子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脩亦佞臣之云

使武成奢侈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于廁中禪衣悉羅縠錦繡珍

珍等為左右後 惜紫絲之良質情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

而亂起祖季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誠怠荒於度政惋

驅除之神速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寔

未改於弦望遂 及都 而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

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犇逐無寒瓜

以療饑靡秋螢而照宿時在季冬讎敵起於舟中胡越生于輦轂壯

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屍狼藉其如莽血玄黃以成谷後主犇



王延宗收合餘燼於并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還齊將之降周者皆以虛實故留至明而安德敗也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

慟哭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除推之為平原郡據河津以為毒陳之計斯呼航而濟水

郊鄉導於善鄰約以鄆下一戰不不羞寄公之禮願為式微之賓忽成

言而中悔矯陰疎而陽親信諂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丞相高

願入南又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疎間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曩九

濟向青州阿那肱求目鎮齊州乃啓報應齊主云無賊勿忽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溘屯趙郡李穆

天文算術齊初歲祚計止於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在陽都值侯景殺簡文

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鳥焚林而鍛翻魚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

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於天真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

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入

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向使潛於艸茅之下甘為吠畝

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

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

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

思魯次曰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為序錄

袁奭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昂之孫也父君方梁侍中奭蕭莊時

以侍中奉使貢莊敗除琅邪王儼大將軍諮議入館遷太中大夫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曾祖蕭隨劉義真度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

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儒竝早以文學

知名道密魏永熙中開府祭酒因患恍惚沉廢于家道建天保末

卒司農少卿道儒歷中書黃門侍郎道遜武平初尚書左中兵加

通直散騎侍郎入館加通直常侍

江旰字季陽濟人也祖柔之蕭齊尚書右丞叔父革梁都官尚書

旰梁末給事黃門郎因使至淮南為邊將所執送鄴稍遷鄭州司

入館館文林館



馬入館除太尉從事中郎轉太子家令齊亡逃還建鄴終於都官尚書

陸豫字道閑趙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道閑弱冠州舉秀才天保中參議禮令歷晉州道行臺郎大理正奉車都尉入館遷員外散騎常侍尋兼祠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洛州司馬豫宗人仲讓天保時尚書左丞

朱才字待問吳都人蕭莊在淮南以才兼散騎常侍副表奭入朝莊敗留鄴稍遷國子博士諫議大夫齊亡客遊信都而卒大夫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為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齧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答云我那知許當是正疑是麀尾耳入館除符璽郎後以年老家貧出為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槃交款槃死仲

舉因至其宅為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詞甚悲切世稱其美

蕭粲弟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太子洗馬

古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彊濟知名

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表奭等俱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

慤工於詩詠慤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

為知音所賞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工於詩詠

房約



馬入館除大尉從事中郎轉太子舍人

尚書

陸豫字道開起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

天何中參議禮令歷晉州道行臺郎大理正奉車都尉入館遷員

頃郵以五秩京以才國

贊曰此京百凡立言立憲不任其文寧資氏博以眷到職永言張

燕映音汎賞

魏工飲精精戀曾煇外規精其兩何云芙蓉露不蒸渺渺月中刺

亂餘外喻史西空田曹參軍自奏爽辛其遊學自文時苗中舉蕭

古道千區內人父跌騰太中大夫道千休韓岳當官以盡齊味冬

蕭端或二陸樂土黃對鞞之千天社中人國在平太子我思

舉因至其守為正言篇十六贈以對文情其悲世無其美

工於詩

四月二十一日  
午時晴

北齊書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瘳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故分職

蘇州忠鳳臨  
氏備前



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膺哲之君必致  
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隱為懷  
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  
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厭淫虐不  
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寧以後風雅俱缺  
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  
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能卓  
爾不羣斯固彌可嘉也今擬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府引為法  
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為高祖所親待高  
祖每號令三軍嘗令宣諭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猶欲以  
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

取

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  
生殆天所縱以明公叢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喻公旨明  
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為福乃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  
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  
累遷為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  
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  
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食之咸以化  
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從軍北討屢有戰  
功尋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  
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霽電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  
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



河太守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祿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枕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惟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除東郡太守卒官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為廷尉以之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正

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親勅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與之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勅義雲曰卿比所為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竝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世良從子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為段孝言開府參軍又薦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



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眾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後帶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竝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清息官民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樞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寮諸人侵盜官絹分二十疋與之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

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因瘦而死韶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旣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韶高祖之壻也仁之後爲兗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宜銓舉之他人不可信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歎荅曰稟性愚直唯知自修無他長也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行復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尋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麥一



莖五穗其餘三穗四穗共莖合郡人以為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守伯謙少孤貧善養母高祖  
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曰清直奉公真良佐也遷瀛州別駕  
世宗以為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  
用相授族弟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察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  
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  
因誦民為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既稱  
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以  
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  
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決後為銀青光祿卒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

除瓊下宋亦亦  
如此宋亦有朕文

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  
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  
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彊盜長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竝已拷伏  
失物家竝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  
融等十餘人竝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  
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瓊累遷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  
吏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  
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  
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密  
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鄰郡富  
豪將財物寄置界內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  
劉黑狗構結徒侶通於滄海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



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杯酒無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趙賴曾爲樂陵太守八十致仕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賴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至門問知賴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入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弟兄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顛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

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吏常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日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述曰旣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民譽者非至公祐荅言若爾黃霸龔遂君



之罪人也。後有勅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雪者甚眾。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省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怨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珎之遷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欵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請通雜淮南。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

理卿而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豹體貌魁岸。美音儀。釋褐開府參軍。兼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責。恐非禳所能解。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為知微。遷樂陵太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豹階庭簡靜。園囿空虛。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疾。終於家。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環異。釋褐開府參軍。勅用土人為縣宰。以去病為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開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民歎服。擢為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



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隋大業中。卒於冀氏縣令。

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終

西川世圖

四百三十四日

北齊書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邱玕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夫人之性靈稟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佩韋絃者。鮮矣。獄吏為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網漏寰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馭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邱玕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邱玕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拜為長史。性嚴暴。

氏傳向浦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爲勃海太守弱冠隨父  
士離心爲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

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  
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  
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王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  
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  
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孝莊卽位除  
左中兵郎又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  
謝王曠不謝王理卽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僞  
梁廣發士卒來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  
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

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  
王彧卽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  
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身任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  
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  
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  
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琰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臣實獻  
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  
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暴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  
趨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言彧  
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  
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  
帝乃下勅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



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  
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  
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  
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  
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  
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  
是啓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  
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  
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勅天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  
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  
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  
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

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  
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  
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  
色挫辱已遂枉考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  
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  
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  
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姦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  
其心衆異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  
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  
義雲遞相糺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  
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  
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



遊道竝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  
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  
匪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污未露而姦詐  
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  
分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  
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  
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  
逐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略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  
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  
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  
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敝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  
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

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  
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  
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遊道  
而判之曰遊道稟性道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痍人物往與郎  
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凌侮朝  
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遊道  
不肯曰此令命所着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天  
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  
吏返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  
碑表不求贈諡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  
同三司諡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  
彊糺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



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建義勲意將舍忍遊道疑陳元康  
爲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囑文襄怒於尚書  
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  
君遊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  
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  
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襄事爲司州綱紀與牧樂昌河西  
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  
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  
旣而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帟待之握手歡  
謔元顯入洛將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  
遊道爲獎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廻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尉  
廡結交託廡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

客告市司得錢五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  
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勅至市司猶不許遊道杖  
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獎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  
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數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  
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  
必無情構嘗因遊道會客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  
爲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  
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  
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  
卧如夢者見遊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  
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素  
士約士慎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



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常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為刺史。珽奏以士素為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參機密。士約亦為善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斐性殘忍。以強斷知名。世宗引為相府刑獄參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盧校書。

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輒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隋兒。少羸。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拷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為司州吏所訟。云其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偽。眾人怨望。竝無所問。乃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鞠。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橫不平。頻被怨訟。前為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為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



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為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為祖已就平吉，特乞闈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眾諸備設，尅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為矯詐。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五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二品已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勅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為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人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譙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疎，聲望大損。乾明

高元海信尚親

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詔鄭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尚。釋氏常隨之聽講，為此款密，無所不至。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鏡吹，至於案部行遊，遂兩部竝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為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為人所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為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為心。



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  
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朝野為郎時與左丞宋  
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  
所答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為家尤甚子孫僕隸常瘡痍被體  
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榜掠無數為首着籠頭  
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  
佩刀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  
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世祖令舍人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  
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具  
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潭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  
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弃屍漳水

北齊書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魏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四月二十六日午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  
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

及古



地勢被戮俱非文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趙猛太安秋邠人。姊爲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公琛。猛性方直。頗  
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刺史卒。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書。叡少好弓馬。有  
武幹。爲高祖帳內都督。從破爾朱於韓陵。累遷開府儀同驃騎大  
將軍。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爲時論所鄙。皇建初。  
封東安王。高歸彥反於冀州。詔叡往平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  
關。叡率軍赴援。頗戰有功。擢周將楊樹等進大司馬。出總偏師。赴  
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坐免官。尋授太  
尉。薨。

爾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四胡敗。  
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

賓客。既藉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  
仲禮。房子建等。深相愛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  
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帛。任胄令  
仲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爲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爲  
主。爲任氏家客。薛季孝告高祖。問皆具伏。以其姊寵故。止坐文暢  
一房。弟文略。以兄文羅卒。無後。襲梁王。以兄文暢事。當從坐。高祖  
特寬貸。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世宗嘗令章永興於馬上彈胡  
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  
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世宗愴然曰。  
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凌忽。平秦  
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賂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請。文略殺  
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于文宣。繫于



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之。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余請為其父作佳傳。收論尔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鄭仲禮。滎陽開封人。魏鴻臚嚴庶子也。少輕險。有膂力。高祖嬖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擢帳內都督。嘗執高祖弓刀。出入隨從。任胄為好酒。不憂公事。高祖責之。胄懼。謀為逆。賴武明皇后為請。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之長兄。父希宗。上黨守。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睦姻好施。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為徒兵所害。弟祖勳。顯祖受禪。除秘書丞。及女為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王。濟南廢。為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數坐贓。免官。無才幹。自少及長。管皆因內寵。無可稱述。卒。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繼子。肅宗元皇后之父也。歷光祿卿。天保十年。大誅元氏。肅宗為蠻苦請。因是還原之。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延之。魏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當書令。世祖崩。預參朝政。封隴東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座。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間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為三佞。長仁私遊密席。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為章武守。元亮等皆出。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卧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徙孝裕為北營建德守。後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士開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令刺士開。事覺。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為后。重



加贈諡長仁弟等。後七人竝賜王爵。合門貴盛。從祖兄長粲。父僧敬。卽魏孝靜帝之舅。位至司空。長粲少而敏悟。以外戚起家。給事中郎黃門侍郎。後主踐祚。長粲被勅。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遙竝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卽位。富於春秋。庶事皆歸委。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爲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遂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爲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亦憫然。至州。因沐髮。手不得舉。失音卒。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西川中書

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西川中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祠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竝錄之以備方伎云

由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大長白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儒業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爲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

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僊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部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祕尋爲顯祖追往晉陽至遼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歸周隋初乃卒又有張遠遊者顯祖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顯祖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人少好學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飛符上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



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王為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其後每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

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算術為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每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以術數于高祖為館客授參軍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不為時所重竟不行故此法遂絕云芳又撰次古來渾天地動敬器漏刻諸巧事并畫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芳又私撰歷書名為靈憲歷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顯明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末任北平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是時魏武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竝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賈拔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為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又有荆次德有術數預知尔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



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也。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惜之。邛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為火陣。我為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岳。告遵。遵曰。窠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還岳至京。尋喪顯祖。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遂布算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顯祖。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

見一老翁。謂之云。汝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魏武帝之將即位也。使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得久也。終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將起兵。每宿著令。遵世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趙郡王奉太后令。以遺詔。追世祖。及即祚。授其中書舍人。固辭疾。

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為館客。高祖崩於晉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於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象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遽登車。顧云。即以



此地爲定卽義平陵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人喜出，後和謂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入土矣。豈得言吉？果以凶聞，至和太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常遊王侯家。世宗自潁川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玉於道旁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北垂鼻涕者。顯祖旣卽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祿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竝亦貴，而各私指之。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以啓帝，帝怒，召之。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

反骨

其妻曰：我今去不遠，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旣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吳士雙，盲而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爲我羣奴，猶富極貴，況吾身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府參軍。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而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稚十四、健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旣而武



成崩年三十二也。

綦母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  
邱山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  
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高祖遂改爲赭黃所謂河  
陽幡者又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  
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  
治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不能截三十札也懷  
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以瑩刀懷文官至  
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城人  
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  
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卽承之也  
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於白鹿

山時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荅子信詩數篇後魏  
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  
承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  
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  
不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  
使切召承洛且云勅喚承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  
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  
誦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患傷寒嗣明爲之診候脉  
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  
晚不可治邢竝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  
以卿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



死若其出郡醫難求遂寢大寶未暮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鷲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筵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榜至問病狀不敢下手唯嗣明獨治之其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三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自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為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北齊書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終

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二

恩侍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甚哉齊末之嬖倖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閹宦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于朝政賜予

西川中興書院藏



之費。祭藏以虛。朽軸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浸繁。成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免夫。被髮左衽。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為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郭秀。范陽涿郡人。事高祖。為行臺右丞。親寵日隆。多受賂遺。秀遇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言。乃啓為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已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揚情。誑脅令其逃。

本姓素和氏

古秀死後。情還高祖。追忿秀。即日斥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孝靖嘗夜中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荅曰。臣不識北斗。高祖聞之。以為淳直。後為儀州刺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天保初。世祖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參軍。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如此。顯祖知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軍。長廣王請之也。世祖踐祚。累除侍中。加開府。遺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呂芬詣宅。晝夜扶持。成服後。方還其日。帝又遣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見親自握手。愴



測下流。曉喻良久。然後遣還。并諸弟四人。竝起復本官。其見親重如此。除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獻欲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晷。無復君臣之禮。至說世祖云。自古帝王。盡爲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苦也。世祖大悅。其年十二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開人侍醫藥。世祖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謀出土開。引諸貴人。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

杜口。冒死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或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共請雲龍門。令文選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大恩速。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竝拜謝。更無餘言。太后及後主召見。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心。若出臣。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令士開爲州。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士開旨。以士開爲兗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條諸寶。旣以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謹具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實稱



本意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  
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自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先帝一旦  
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  
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  
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  
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僕射  
定遠歸士開所遣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除尚書令  
錄尚書事復本官悉得如故世祖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槩又出  
入卧內無復嫌依遂與太后為亂及世祖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  
儼惡之與領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高舍洛  
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士  
開入殿其年七月二十五日且士開依式早參伏連前把士開手

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勅令王向臺遣兵士防  
送禁於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  
簿錄其家口後誅儼等上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復其  
子道盛為常侍又勅其弟士伍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  
鉞十州諸軍左丞相太宰如故士開稟性庸鄙不闢書傳發言  
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  
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  
昆季行列又有一人上曾參士開值疾醫進云王傷寒極重進藥  
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不須疑惑  
請為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為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其傾朝廷也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問賢愚無不進擢而以正  
理干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



即命誨喻書其誦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婆母陸令萱嘗配

入掖庭後主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

愛令萱姦巧提婆人侍後王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蕪無所不為寵遇彌

隆官爵不知紀極遂至錄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

養之為母長以提婆收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此即齊

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

令萱母子勢傾內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予奪

不可盡言也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

小皆棄市籍沒其家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肱為庫典從征討

以功勤擢為武衛將軍肱妙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

為世祖所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為之言彌見親

待後主即位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除并省尚書令

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

士開既為宗所幸多令在東宮侍後主所以大被寵遇士開死

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

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尚書郎中源師嘗詒肱云龍見當雩

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

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牆面如此又為右丞相餘如故周師

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肱

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至乃

奏知明早旦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一圍及軍赴晉州令肱率



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謂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一擲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以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廻，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告稱：那肱遣臣招引西軍。今故聞奏。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為妄，斬之。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太行。後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

關仍遣覬候。每奏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軍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公。為隆州刺史。誅初天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愚僧阿禿帥於路中，大叫呼顯祖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是時，如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顯祖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後主即位，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強弓長矛，無容相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



鳳峇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寶仁。尚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昌。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軍國要。密無不經手。與高阿那。虓。穆提婆。共處。衡。輜。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甚。善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槩。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因。愁。為。君。臣。應。和。若。此。其。弟。萬。歲。及。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辭。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為。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為。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急。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鼻。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

道向都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入。內。尋。部。復。走。度。河。到。青。州。并。為。周。軍。所。獲。鳳。於。權。要。之。中。尤。堪。大。士。等。冤。酷。皆。鳳。所。為。每。朝。士。諮。事。莫。敢。視。動。致。呵。叱。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所。求。品。亦。容。下。之。仕。隋。於。隋。州。則。史。武。業。勳。又。齊。紹。竝。高。祖。舊。左。右。唯。門。驅。使。不。被。恩。遇。歷。保。皇。之。誦。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武。業。至。長。秋。卿。勳。又。等。為。中。常。侍。道。祖。時。有。曹。文。標。鄧。長。顯。輩。亦。有。至。儀。同。食。餼。者。唯。長。顯。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後。武。業。勳。又。齊。紹。子。徵。竝。封。王。者。適。侵。暴。於。後。主。之。朝。有。陳。德。信。等。數。人。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長。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錄。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十。人。皆。封。王。開。府。恒。出。入。門。禁。姓。



波斯狗

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頗危。詔詣諛莫不發言勤意。多會深旨。戲之賞動踰巨萬。丘山之積。貪法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其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麗諸闈或在內多日。誓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并騎飛馳。競走數十。為羣馬塵必空。諺朝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聽。遊不取為言。高祖時有蒼頭陳山。是蓋豐樂。劉桃枝等數十人俱驅馳便解。頗蒙恩遇。天保大寧之間。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珩。皆為王。尤為親要。洪珩每弄權勢。鸞獄責官。又有史闕多之徒。胡小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封王諸宦者。猶以宮掖。便煩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蒼頭始自家人。情習深密。後主則是元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寵。至於胡小兒等。眼鼻

胡人何海子  
洪珩

通

深險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賢。為人士之。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龍。使鬼及馬。王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天帝信之。會人元行恭。是誰家。行恭戲之曰。林宗家復問林宗。是誰家。出着大。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類此。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道相。

其以音

後節 謂 白 押



